

元豐類藁

冊四

元豐集

卷之四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舄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茆之中孤煢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爲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以煩貺施而自以得不遑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閣下樸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

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憊精疲思寫之冊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輦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候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輦再拜

答范資政書

輦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

之盛而所施爲在於天下輩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輩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輩有所自得者尙未可以致閣下之知况輩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暮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輩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

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
世有大賢德大各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
薄之中爲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
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
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
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
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
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
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襯之重大懼無以
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眎親屈車
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

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褻細之事宜以徹於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輦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輦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與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

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輦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輦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

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

狗不惑不狗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輦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輦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輦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

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輦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輦啓近託彥弼黃九各本書當致矣輦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

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
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
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
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曾中事萬萬
非面不可道輦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
寓書惻區區疾病尙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
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
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
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
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輦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輦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
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

其志而有爲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
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
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
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
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
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
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
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
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
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爲吏於此欲遵古人之
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
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
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

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梗化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眡聽者己之治亂得

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
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
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
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輦比懶作書旣
離南康相見尙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爲如何不
宣輦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輦啓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
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
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
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
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
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

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之歿尤可爲痛而
介父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
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摧所未安觀
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
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
云深父書足以徵其言是乃深稱父以未成之材
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
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
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
論著恐嘗爲介父言亦有此意顧不能自強又無
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父旣意及於此願遂成之
就令未可爲書亦可因得商摧矣相別數年輩在
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弃時日爲

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諭澍血比良已否卽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爾今介父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第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尙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父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鞏啓上

荅李泂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爲文意嚮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鞏也何以任